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文忠集卷六五

詳校官中書臣張虎拜

侍讀臣孫球覆勘

謄録監生臣黄鐘

文忠集卷五

元 王結 撰

與臨川吳先生問答

問曰泰定初年陪侍函丈曾聞先生論中庸未發之旨大槩以為常人失於存養雖燕居獨處未嘗有未發之時至於夢寐之間亦皆已發也君試用功體驗自見其義仍云此與朱子章句或問之說不同結當時未能領會且以朱子靜而不知所以存之則天理

昧而大本有所不立之言參考意謂與朱子之說不甚殊然存之於心未嘗舍置去歲歸休於家重復思繹似方畧見涯涘謹按朱子曰衆人之心莫不有未發之時亦莫不有已發日用之閒固有自然之機不假人力方其未發本自寂然其學者問云恐衆人於未發昏了否

答曰這裏未有昏明須是還他未發

又曰程子諸說似皆以思慮未萌事物未至之時為

喜怒哀樂之未發當此之時即是此心寂然不動之體而天命之性全體具焉又申解中和之義曰當其未發此心至虛如鏡之明如水之止則但當敬以存之不使少有偏倚竊詳朱子之意似謂人之應事接物之著思索念慮之微者皆已發也事物未接思慮未萌即未發也故以動為已發靜為未發未發之時能敬以存之則大本之立日以固矣蓋朱子以上智剛明之資濟之以窮理致知之學又素有持敬功夫

殆如明道所謂質美者明得盡者歟所謂念慮未萌便自寂然天命之性渾然在中非未發而何葢以已之造理聞道自得之功章灼著明者發明經旨是以動為已發靜為未發兩者日用之間不假人力固有自然之機衆人之心莫不皆然老稚賢愚無所殊異但靜而未發之時無莊敬存養之功故天理昧而大本有所不立此文公釋經之大意也然衆人天命之性全具於心固與聖人無異但蔽於氣禀誘於物

欲邪思妄念雜然紛擾又不知涵養澄治之方雖燕

居獨處不與物接又安能寂然不動如鏡如水若子

思之所謂未發者哉反復尋繹似與先生之說不同

蓋先生之意以為一心性情之德體用之全固皆完

具但衆人不知盡心知性之學又無存心養性之功

雖未及出門使民而燕閑潛默深居獨處其心之所

生思慮意念膠擾紛糾一起一仆所謂淵淪天飛凝

冰焦火出入無時亦無定處者又豈能虛明靜一而

有未發之時乎既不能存養於未發之前使吾之一心如明鏡止水雖性之德道之體尚皆完具亦且昏昧而大本有所不立矣此先生辨析精微之極深有益於學者妄意如此未知中否然先生之說與文公不同者蓋謂衆人之心特無未發耳其性情體用大綱大節之論則無不同今良心放逸念慮雜擾未嘗有未發之時幸聞命矣然欲用功存養於未發之前使本心漸致於虛明靜一以復其止水明鏡之體以

立於未發之域但其所從入之路用力之方存養之道未能曉會伏望先生精加剖析詳示訓誘雖於建立大本經綸大經不敢妄議亦庶幾心存理得不為君子之棄而小人之歸也抑又嘗聞洙泗伊洛教人之旨有所謂致知誠意居處恭無不敬儼若思戒慎恐懼慎獨存心養性求其放心涵養須用敬入道莫如敬未有致知而不在敬者主一之謂敬無適之謂一是皆可以為存養之方矣但庸鄙之人終未融貫

如何而可至於未發之域又因先生之言反已體驗所患者事物未至之時意慮紛擾一念未已一念又生未嘗有思慮未萌澹然虛靜時節由此言之衆人無未發之時益可見矣或者教以習為靜坐忘慮絶念如昔人用白黑豆澄治思慮者久之并白豆亦不復有斯亦善矣得無流於二氏槁木死灰心齋坐忘之學乎又朱子謂此只是箇死法若更加以窮理工夫則去不正之思慮何難之有但拙者未能灑然於

心是以卒無定見罔知適從而竊自悼其無進道之功也惟先生矜其庸愚諒其忱懇終教之幸甚

答曰朱子靜而不知所以存之則天理昧而大本有所不立此言當矣但謹按朱子曰以下朱子之言間有未瑩者執事已自能知之令不復再言欲下實工夫唯敬之一字是要法然中庸先言戒慎所不睹恐懼所不聞而後言慎其獨此是順體用先後之序而言學者工夫則當先於用處着力凡所應接皆當主於一心主於一

則此心有主而闇室屋漏之處自無非僻使所行皆由乎天理如是積久無一事而不主一則應接之處心專無二能如此則事物未接之時把捉得住心能無適矣若先於動處不能養其性則於靜時豈能存其心也哉言不能詳即此推之循其先後之次而着功焉自見效驗至若平日讀書窮理又在此之先而皆以敬為之主也依小學書習敬身明倫之事以封培大學根基此又在讀書窮理之先者

問曰周子曰太極動而生陽動極而靜靜而生陰靜極復動又曰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立人極焉圖說全書朱子解義備矣獨於動靜之義竊有說焉夫太極有體有用冲漠無朕聲臭泯然者其體也流行變化各正性命者其用也其體則靜而含動其用則動而有靜太極之理樞紐造化根柢品彙而泯無聲臭焉體之靜也陰陽五行變合化育而生生不窮焉用之動也周子所謂寂然不動者誠也元亨誠

之通利貞誠之復朱子所謂本然而未發者實理之體善應而不測者實理之用政此義也然神妙之動實出於本體之靜而用動之極自有專翕之靜故曰其體則靜而含動其用則動而有靜也但周子所謂動極而靜靜而生隂者乃用中之靜動之息耳雖具太極之本體而非冲漠無朕之靜矣盖隂陽動靜時位雖殊其為一氣之流行則一也且冲漠無朕而萬象森然已具是舉本然之體而用之理在其中隂陽五

行開闔變化而太極之妙無不在是即形器之中而理之體斯可見雖一源無間初無二致然體用動靜之大分則不可不別也周子以乾道變化各正性命為誠之立朱子以圖之右方陰靜與夫正也義也寂也為太極之體所以立亦非以流行之靜即為本然之體也蓋太極之實理流行以賦於人者繼之者善陽之動也萬物各得受其所賦之理者成之者性陰之靜也萬物既受其所賦之正則實理於是乎各為

一物之主矣乃一物一太極也非誠斯立焉而何然萬物受其所賦之正而成之者乃陰靜也實理之具於心而為性者乃太極之體也道器之間區别精矣亦豈遽以陰靜為本然之體哉朱子以陰靜為太極之體所以立者亦誠斯立焉之義也周子所謂中正仁義者即五行之性皆太極之理具於人心而體用完具者也蓋寂然而未發無所偏倚者其體也隨感而著見各有條理者陰陽五行變合化育實為天命

流行之用以象類言之則中正仁義皆道之用也今朱子乃以正也義也為太極之體所以立者特以分屬陰靜為言耳且朱子以中也仁也為行發而見於外實太極之用所以行曰正曰義為裁處而主於内又以正為中之幹而義為仁之質乃誠之復而性之貞故以為太極之體所以立是亦有誠斯立焉之義其大要則以象類言之也且元亨利貞天道也仁義中正人道也天人之際理則一而分則殊以象類所

屬而言之則其理初無二致也以分言之則在天在人或有不同也何者天之元亨利貞由序而見亘古亘今不與易也中正仁義之在人隨感不以序而見先後終始各有所宜也豈可以正與義因陰陽之象類獨為太極之體所以立哉此以分殊之理言之也則四者同為道之用也亦可知矣若夫寂然不動者以天道言之乃太極之本然沖漠無朕之體以人道言之乃未發之中道之體性之德也今亦以分屬陰

靜之類而為太極之體所以立非惟與周子之言不合與朱子他說亦相矛盾也周子曰寂然不動者誠也又曰誠無為又曰誠者聖人之本朱子釋之曰本然而未發者實理之體實理自然何為之有誠者至實而無妄之謂即太極也以此說比而觀之則寂然不動者乃太極之本然實理之本體亦不待辨而明矣夫誠者寂然不動道之體也中正仁義道之用也然則周子之所謂主靜者何所指而云也蓋人之生

也形成於陰而神發於陽太極之理各具於心而以為之性及其感物而動則善惡分而萬事出矣聖人教人使之居仁由義存心養性以復其太極本然之妙故定之以中正仁義之道而主於靜焉此所謂靜乃寂然不動之實理道之體而性之德也非以中之幹仁之質而為言也以天道論之則冲漠無朕之體太極本然之妙也亦非指夫用中之靜動之息者為言耳是即子思所謂未發之中學者果能戒慎恐懼

於不睹不聞之前養其寂然不動之體以為之主則大本立而達道行無聲無臭之妙復全於我矣或謂人事之有動靜實本於太極之動而陽靜而陰也今論主靜之義乃舍夫陰靜之云而不取乎為之質幹者何人事之不本於天道也且陰陽動靜一而已矣今以天命之流行為太極之動靜矣而又以無聲無臭者為本體之靜是太極之道動一而靜二恐非周子之意也愚謂天人之理則一而分則殊前固已言

之矣夫無聲無臭者太極之本然寂然而未發者實理之自然道之本體豈有二致哉故人事之動靜實本於天道蓋一陰一陽者太極之動靜作止語默之事中正仁義之用人道之動靜未發之中已發之和尤動靜之大者作止語默中正仁義象陰陽之迭運未發已發乃體靜而用動主靜云者乃主乎寂然未發之體無聲無臭之妙果能此道矣則大本之所以立達道之所由行中正仁義舉在是矣又豈泥於流

行之陰靜而指夫中之斡仁之質而謂之靜哉周子之言與子思未發之旨實相表裏雖詳畧不同其揆一也夫靜非太極之本體也靜者所以形容其無聲無臭之妙耳猶中非性也中所以狀性之德且無極之云非靜而何又周子所謂靜無者亦指此本然之體為言耳周子之書不言本體之靜今必言之者蓋以主靜之義推之人道寂然未發之體即太極無聲無臭之妙也陰陽之運動靜之機同一而已亦何必

嫌乎以靜形容太極本然之體哉況以靜名狀道體其來尚矣人生而靜樂記之語也其本也生而靜程叔子之論也是豈無所本而為言歟但動靜之理以天道言之實天命之流行乃太極所乘之機所以生陰生陽者二氣交感五行順布則人物之衆性命之微天地鬼神之奥皆原於此故即此形器之中而太極之理在焉所以本體之靜不假言也人之動靜其作止語默乃肖象之微者未足言也中正仁義實本

於陰陽動靜天人之理脗合無間中也仁也陽之動也正也義也陰之靜也又以乾坤專一翕聚與夫性之貞誠之復而推之則正為中之幹義為仁之質也明矣今主靜之云不屬之此而乃主乎寂然不動之體無聲無臭之妙何哉蓋周子之所謂中正仁義道之用也人道動靜實兼體用靜乃未發之中道之體也動乃已發之和道之用也此在天在人分殊之義也但天道動靜主於太極流行之用然即用之體可

見人道動靜主於體用兼備而理無乎不在則天人
之理又未嘗不同也然則朱子所謂體立而後用有
以行者亦當以寂然未發之體言之歟往歲溫繹舊
聞偶見及此逺再入都門與一二朋友論之咸以動
一靜二為疑惟伯生獨以為然終未經質正於先生
鄙懐憤悱未敢自以為是然先儒有言理愈精微言
易差失况寡陋之人乎此理義之大原學問之大端
伏惟先生精加剖析因風下教以開其愚蒙幸甚

答曰周子太極動而生陽靜而生陰之說讀者不可以
辭害義蓋太極無動靜動靜者氣機也氣機一動則太
極亦動氣機一靜則太極亦靜故朱子釋太極圖曰太
極之有動靜是天命之有流行也此是為周子分解太
極不當言動靜以天命之有流行故只得以動靜言也
又曰太極者本然之妙也動靜者所乘之機也機猶弩
牙弩弦乘此機如乘馬之乘機動則弦發機靜則弦不
發氣動則太極亦動氣靜則太極亦靜太極之乘此氣

猶弩弦之乘機也故曰動靜者所乘之機謂其所乘之氣機有動靜而太極本然之妙無動靜也然弩弦與弩機却是兩物太極與此氣非有兩物只是主宰此氣者便是非別有一物在氣中而主宰之也機字是借物為喻不可以辭害意以冲漠無朕聲臭泯然為太極之體以流行變化各正性命為太極之用此言有病盖太極無體用之分其流行變化者皆氣機之闔闢有靜時有動時當有靜也太極在其中以其靜也因以為太極之

體及其動也太極亦在其中以其動也因以為太極之用太極之冲漠無眹聲臭泯然者無時而不然不以動靜而有間而亦何體用之分哉今以太極之根柢造化者為體之靜陰陽五行變合化育者為用之動則不可元亨誠之通者春生夏長之時陽之動也於此而見太極之用焉利貞誠之復者秋收冬藏之時陰之靜也於此而見太極之體焉此造化之動靜體用也至若朱子所謂本然未發者實理之體善應而不測者實理之用

此則就人身上言與造化之動靜體用又不同葢造化之運動極而靜靜極而動動靜互根歲歲有常萬古不易其動靜各有定時至若人心之或與物接或不與物接初無定時或動多而靜少或靜多而動少非如天地之動靜有常度也朱子以繼之者善為陽之動成之者性為隂之靜葢以造化對品彚而言就二者相對而言則天命之流行者不息而物性之稟受者一定似可分動靜然專以命之流行屬陽之動性之稟受屬隂之靜

則其言執滯不通蓋不可也未發之中為體已發之和為用難以造化之誠通誠復為比言之長也未易可盡姑以吾言推之至若謂非太極之本體也靜者所以形容其無聲無臭之妙此言大非動亦一靜亦一即無動一靜二之可疑蓋因誤以太極之本然者為靜隂陽之流行者為動故爾太極本無動靜體用也然言太極則該動用靜體在其中因陽之動而指其動中之理為太極之用爾因隂之靜而指其靜中之理為太極之體爾

太極實無體用之分也

問曰朱文公論語或問云胡氏以社為祭地之禮曰未可知也然其言則有據矣存而考之可也胡氏曰古者祭地於社猶祀天於郊也故泰誓曰郊社不修而周公祀於新邑亦先用二牛於郊後用太牢於社也記曰天子將出類於上帝宜於社又曰郊所以明天道社所以神地道周禮以禋祀昊天上帝以血祭社稷而别無地祇之位四圭有邸舞雲門以祀天兩圭

有邸舞咸池以祀地而别無祭社之說則以郊對社可知矣後世既立社又立北郊失之矣謹按或問胡氏此說朱子雖以未可知也答之然亦謂其言有據矣但祀天於郊祭地於社非惟有所據依以理論之似合禮意但天子得祭天地郊社對舉固為達禮然三代之制曰國曰邑曰鄉皆得祭社若以社為祭地之禮是有國之君鄉邑之長俱得祭所分之地無乃涉於僭越乎此可疑者一也且說者謂社者乃五土

之神能生五穀者既以社為五土之主生育五穀之神雖舉大社之禮其能盡大地之體乎此可疑者二也北郊之禮論辨紛然竟未能定於一今以社為祭地則北郊聚訟之言何以弭之此可疑者三也況此乃典禮中一大條貫伏惟先生禮樂精深必素有定論切望詳為敷陳以示善誘非惟寡陋之幸天下學者之幸也

答曰冬至祀天於南郊之圜丘夏至祭地於北郊之方

澤此二禮相對唯天子得行之天猶父也父尊而不親
故冬至祀天之外孟春祈穀於郊亦於圜丘五時祀帝
則於四郊亦唯天子得行之其他非時告天禮之重者
則亦謂之郊禮之輕者則謂之類言非正郊也有類於
郊祀焉爾然亦唯天子得行之蓋祀天之禮天子之外
無敢僭之者地猶母也母親而不尊故唯北郊方澤一
祭為至重其次則祭地於社北郊之祭天子所獨社之
祭天子之下皆得行之母親而不尊故也天子之社謂

之王社諸侯之社謂之國社大夫士庶人之社謂之里社此皆正祭除正祭之外天子諸侯或因事告祭重者為社輕者但謂之宜言非正社之祭其禮與社祭葢相稱焉爾胡氏因不信周禮但見他書皆以郊社對舉而言遂以為天子祭地亦只是社祭而已不知天子之尊所以異於諸侯者有方澤祭地之禮為至重而諸侯不得行也

問曰文公家禮士人祭及高祖其説原於伊川附註

云或曰令人不祭高祖如何伊川先生曰高祖自有服不祭甚非某家却祭高祖又曰自天子至於庶人五服未嘗有異皆至高祖服既如是祭祀亦須如是晦庵先生曰考諸程子之言則以為高祖有服不可不祭雖七廟五廟亦止於高祖雖三廟一廟以至祭寢亦必及於高祖但有疏數之不同耳疑此最為得祭祀之本今以祭法考之雖未見祭必及高祖之文然有月祭享嘗之别則古者祭祀以逺近為疏數亦

可見矣禮家又言大夫有事省於其君干祫及其高祖此則可謂立三廟而祭及高祖之驗亦來教所疑私家合食之文因可見矣但干祫之制他未有可考耳愚謂先王制禮因於人情所以正名分而昭等殺夫人倫之至親者父子也泝流而上之曰祖曰曾曰高親親之恩一也其服紀有輕重差等者以著其遠近之異耳且高祖之服自天子至於庶人上下同之無有降殺故祭祀之禮雖貴賤有殊俱及於高祖况

三世之祖乎此乃人之至情禮之達節也但以廟制揆之則其說有不能盡通者蓋古者宗廟之制天子七諸侯五大夫三適士二官師一所謂名位不同禮亦異數者其制適士以上都宮別殿廟奉一主而又廟必南向主必東向非如後世同堂異室之制也今謂天子諸侯雖七廟五廟祭亦止於高祖者蓋天子除始祖及文世室武世室三廟外餘四廟則高曾祖考也諸侯除始封之君之廟外所祭者亦高曾祖考

之廟耳此其禮之可行而其説可通者也若謂大夫而下咸得祭及於高祖則大夫之廟所奉者曽祖以下之主也適士之廟所奉者祖考之主官師之廟所奉者考妣之主也廟數之外當祭之主奉安於何所而祀之乎既各有廟亦無祭於正寢之義是時又無同堂異室之制如謂同祭於子廟或孫曽之廟者尤非禮意此乃禮之合於人情説之不可行者也故朱子雖著之家禮而語錄復有祭三代已為僭之説豈

亦疑此曲折歟其月祭享嘗之別以遠近爲疏數者所疑與前亦無異也禮家又言大夫有事省於其君干祫及其高祖雖以爲祭及高祖之驗而復謂干祫之制他未有可考耳豈又疑祫祭非大夫以下之禮也朱子又謂今宗子主祭者或宦遊四方或貴仕於朝非古人越在他國之比不得使支子代祭必欲酌其中制適古今之宜則宗子所在奉二主以從之上不失萃聚祖考精神之義其自注云二主常相依則精神不分矣下使

宗子得以田祿薦享祖宗按此乃古人所未有朱子以義起者可謂處禮之變而得其中矣但所謂二主者未知指何主而言也說者謂四代考妣之主耳若果如此止謂之主則考妣即可知矣何故謂之二主哉其自注二主常相依則精神不分說者又謂考妣之主常依於宗子則精神不散既謂二主相依恐非依於宗子也更以下文留影于家奉祠版而行恐精神分散之語證之朱子之意似非謂二主依於宗子

精神不散也凡此所陳雖大小不同其疑一也伏望

先生誨其未至而祛其所疑庶幾倀倀之人畧有定

向久渴善訓曷勝跂仰之至

答曰古者天子祭七廟初受命之王為太祖其廟居中

東三昭西三穆凡六東西之南廟為禰為祖東西之中

二廟為髙為曽此謂之四親廟東西之北二廟祭髙祖

之父與髙祖之祖為二祧廟親廟四祧廟二合之為三

昭三穆其有功德之主親盡廟當毀則别立一廟於昭

穆北廟之北謂之宗百世不毁與太祖同周之文世室武世室是也合太祖二宗三昭三穆則謂之九廟此天子之制也若諸侯則始封之君為太廟高曽祖禰為四親廟是曰二昭二穆無二祧亦無有功徳之宗故其祫祭也但有時祫而無大祫時祫者遷二昭二穆之主合祭於太廟也大祫者三昭三穆二宗之外凡廟之已毁者皆得合食於太祖之廟也大夫三廟初為大夫者居中曰太廟一昭一穆祖禰也上士二廟唯祖與禰無太

廟中士下士一廟禰廟而已無祖廟也庶人無廟祭父於其寢而已中士下士之常祭但得祭禰若欲祭祖則於禰廟祭之上士欲祭曾高則於祖廟中祭之大夫欲祭祖以上則於太廟祭之古者唯天子諸侯有主大夫士無主祭則設席以依神而已伊川所制之禮大夫士皆有主皆得祭及高祖僭諸侯之禮也至若冬至祭始祖立春祭先祖則僭天子禘祫之禮矣故朱子初亦依伊川禮舉此二祭後覺其僭遂不復祭後世既無封建

則斟酌古今之宜三品以上得如古之諸侯祭及四世但既無封國則不當有主六品以上如大夫禮七品如上士禮八品九品如中士下士禮如此庶幾近之朱子所謂二主者此言繼禰之宗子載其考妣二主以行耳所謂二主常相依則精神不分者言其考妣之精神常與神主相依不別立祠板之類也干祫及其高祖者干謂由下而達於上也高祖本無廟若或立功於國君寵錫之則得合祭四代上及高祖大夫則祭於其太廟上

士則祭於其祖廟中士則祭於其禰廟以上姑舉其大槩不及詳悉也或曰禮隨時制宜有損有益大夫士有主自伊川所定之禮始然亦無害於義但是有廟者有主其無廟者其主埋於墓所若欲追祭則設席依神而祭於有主者之廟况如今制皆非古則只當且因循伊川所定之禮行之

文忠集卷五

文忠集卷六

元 王結 撰

善俗要義

皇帝聖旨裏順德路總管府准本路總管王太中關會驗先欽奉詔書一款內外官吏自今公勤奉職廉慎律身遵行詔條惠安黎庶以副委任之意欽此伏覩累降詔書聖旨訓勅在位之人勸課農桑興舉學校宣明教化肅清風俗德至渥也凡在官守各務遵行竊詳當職

猥以庸虛叨膺承流宣化之寄仰祇恩命俯慚吏民夙夜憂惶罔知所措治薄書嚴期會恐不足以塞責是用仰遵明詔訓勅臣下之旨竊取古人富而教之之意定擬到人民合行事理名曰善俗要義凡三十三件蓋將使之勤農桑正人倫厚風俗遠刑罰也謹已繕寫成帙合行移關請照驗更為講究可否行下合屬仰各處正官教官及社長社師人等照依備去事理以時訓誨社衆務要據行共求實效所在士民茍能講明而遵用之

其於敦本抑末之術遷善遠罪之道亦未必無小補云
所定善俗名件開列於後准此
總管府議得郡守縣令民之師帥非止辦賦稅理詞訟
而已務要課耕桑以厚民生明教化以正民俗方稱朝
廷委任之意總管王太中定擬到善俗要義甚得撫字
教養之方今繕寫成帙隨此發去合下仰照驗仍令本
縣依上録寫遍下各社須要正官教官社長社師人等
照依備去諭民事理以時讀示訓誨務令百姓通知勸

之遵用舉行將來漸有實效若有頑悖之人訓導不從亦仰依法懲治施行

一曰務農桑

夫治國之道養民為本養民之術務農為先蓋人生所資惟在五穀布帛所以累奉條畫勸民敦本抑末勤修農業者以此故也然聞所在民衆通曉務農勤力耕桑者不為無人其苟且之徒未盡地利游惰之輩荒廢本業者亦多有之今後仰社長勸社衆常觀農桑之書父

兄率其子弟主户督其田客趂時深耕匀種頻併鋤耨
植禾藝麥最為上計或風土不宜雨澤遲降合晚種䅉
田瓜菜者亦可併力補種更宜種麻以備紡績蠶桑之
事自收種浴川生蛾餵飼以至成繭繅絲皆當詳考農
書所載老農遺法遵而行之家長率一家男女勸用心
用力四十日間干繫一年生計若婦人得閒伏中便可
織絹沉客勝似餘月如此上可以辦納差稅下可以一
家溫飽苟有蓄積雖遇凶年亦免飢寒之患也

二曰課栽植

古人云十年之計種之以木若栽桑或栽地桑何必十年三五年後便可享其利也更能修治得法久遠則益無窮本路官司雖頻勸課至今不見成效蓋人民不為遠慮或又託以地不宜桑往往廢其蠶織所以民之殷富不及齊魯然栽桑之法其種堪移栽壓條接換效驗已著苟能按其成法多廣栽種則數年之間絲絹繁盛亦如齊魯矣如地法委不相宜當栽植榆柳青白楊樹

十年之後枝梢可為柴薪身榦堪充梁柱或自用或貿易皆為有益之事其附近城郭去處當種植𣑭果貨賣亦資助生理之一端也

三曰廣儲蓄

古者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九年耕必有三年之食蓋公私共為儲蓄所以雖有水旱民無菜色今所在人民雖多田之家亦不為遠計或有餘糧必趂物價貴時傾廩糶賣以圖一時之利後值凶年貧民流移趂熟有田

者亦遭飢餓之苦良可歎也今後人民但有收成除緊急用錢必合糶賣外當漸為儲粟之法一年之間能三兩月糧歲月相繼蓄積自多又當新陳換易以防浥變不幸或遭凶歉斯民庶免飢餒流散之患此事所慮者遠所備者大諸君宜加意遵行也

四曰育牝㹀

陶朱公欲速富養五㹀如各縣鄉有宜畜牧去處仰有力之家多養㹀牛母羊隨時牧放如法棚圈養育得所

孳字必多牛供耕種羊堪貨賣翦毛飲酪皆為利益善於治生者所宜斟酌遵行也

五曰畜雞豚

孟子曰雞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七十者可以食肉矣且五牸之中雞豚易置豬種取短嘴無柔毛者良若近山林宜多豢養牧放地面窄隘去處隨宜養牧雞種取桑落時生者良一雄可將四五牝雞籠內着棧如法畜養如此則雞豚蕃息上可以供老者之養下可以滋生

理之事也

六曰養魚鴨

陶朱公曰治生之法水畜第一魚池是也仰附近河渠有地有力之家疏鑿池沼中溜洲渚求懷子鯉魚及牡鯉魚納於其中二年之後其利無窮鴨尤易養無所不食水傍育之滋孕蕃息更有可栽種蓮藕蒲葦菱角雞頭去處亦仰多廣栽植亦治生之良法也

七曰興水利防水患附

自昔水田號為常稔盖旱乾則引水灌溉霖雨則開堰疏放且收數倍於陸田而粳糯又比穀麥常貴邢臺南和等縣瀕澧河鄉村從前分引溝渠澆灌稻田近水農民久蒙利益然聞南和任縣之境澧河上下尚有水勢可及之處居民憚於改作不知開引調度湮塞農利良可惜也仰瀕河有地之家果然水勢可及當計會通曉水利之人鑿渠引水改種稻田若獨力難成或無知水利者可采畫地形水勢陳説堪以興修事理申告上司

添力開挑如地高泉脈不能上流仰成造水車設機汲引澆灌田苗有不解製造者亦聽申覆上司開樣頒降此皆江淮已驗良法條畫許令舉行雖南北風土不同亦有可為之處農民慎勿樂因循憚改作視為迂闊而不之信也又聞其餘縣分附近沙洺河及漳滏舊河渠地面每歲五六月霖雨連旬諸水泛濫平地漫流渰沒禾稼各宜以時修理隄防備禦水害若私己難辦必資衆力成就者亦聽申報官司相度差撥以為一勞永逸之

計

八曰殖生理

城郭之民類多工商工作器用商通貨財亦人生必用之事而民衣食其中勤謹則家道增長怠惰則生理荒廢家道增上可以辦差役下可以足衣食然城居子弟易為游蕩各家父兄當嚴加訓導防制常使勤修本業勿令無故飲宴及游行非理之地以致奢侈淫放費用貲財

九曰治園圃

穀麥充飢蔬菜助味皆民生日用不可闕者昔龔遂守渤海勸民每口種薤百本葱五十本韭一畦及課農桑畜牧之事吏民漸皆富實張忠定公為崇陽令遇農夫買菜出城者執而笞之諭使自種今農民雖務耕桑亦當於近宅隙地種藝蔬菜省錢轉賣且韭之為物一種即生力省味美尤宜多種其餘瓜茄葱蒜等物隨宜栽植少則自用多則貨賣如地畝稍多人力有餘更宜種

芋及蔓菁苜蓿此物收數甚多不惟滋助飲食又可以救饑饉度凶年也

十曰辦差稅軍站錢附

古人云民者出粟米麻絲作器皿通貨財以事其上者也蓋有户則有差有地則有稅以至為軍為站出征給驛普天率土皆為一體此古今之常經上下之定分與生俱來而不可免者農工商賈各治生理農民於蠶麥秋田收成之後先須存留絲絹糧斛以備送納合着差

稅軍站等錢上以供朝廷之用下以辦一家之事又可以免官府催督之煩鞭撻之苦也所在工商亦仰准此如貧民有舊債未還婚喪急用不能存留者又須別有小小生理撙衣節食亦當早為辦納也

十一曰聚義糧

義倉者豐年貯蓄儉歲食用此朝廷之甲令而近古之良法也今歲稍有收成隨社人户合照依條畫各驗口數每口存留義糧一斗或穀或襍色物斛社衆商議於

本社有抵業信實之家如法收貯勿致損壞儻遇凶年還驗原納口數支散食用所在官司過往軍馬不敢支升合若有被災人户田禾不收不在存留之限此迺有備無患之道諸人亦當思患而預防之也

十二曰勤學問

衆人之生性中皆有仁義禮智惟學乃能知其理而造其道賢人君子皆由此致若不解學問則懵然蚩蚩之民朝廷開設學校勉人讀書者以此故也凡所在人民

除家道窘迫資質昏愚外者其餘稍稍殷實之家父兄率其子弟皆當親近師儒讀理義之書講人倫五常之道若年長失學且讀小學一部其修身正家皆備於此年壯明敏更讀大學語孟義理漸解務要踐履所讀之書始於一身推於一家信言謹行正心修身父慈子孝兄友弟恭男女有別長幼有禮尊官長畏刑憲人倫既明風俗自厚其天資穎悟篤於學問之人更傅習合讀經史日進不已漸至該洽則為國士天下士矣若言人民

各治生理別無閒暇仰候農隙或秋冬之夜果肯用心自然有進且人之圍棊飲酒皆有工夫況學問乃自家喫緊之事所宜勉强着力也小兒七歲以上便合讀書候年齒漸長亦令講明久遠如此循行漸見俗化淳美人才成就方副朝廷崇儒建學之意云

十三曰敦孝悌

善事父母曰孝善事兄長曰悌雖閭閻村野小民誰不知愛其父母敬其兄長然俗薄教廢其間不能修子弟

之職者亦或有之父母者生我乳我養之成人教之成材兄者與已同胞共乳分形連氣先我而生者果能以此思之其所以事之者自當竭盡子弟之職也事父兄之道勤力代其勞若治生供其奉養更當和氣柔色宛轉承順若家貧甘旨不充但衣食粗給得其懽心亦不失為孝悌也自已如此子弟效之亦復能然則人倫明而家道正矣人能愛親敬兄自知尊卑之禮上下之分至於狎侮耆老告訐官吏之事亦不敢為而悖逆亂常

自然無有矣此五常之先百行之本諸君皆當勉力行之也

十四曰隆慈愛訓子弟附

人之父母孰不知愛其子弟然徒愛而不知訓以義方適足以長其驕傲滋其怠惰士農之子不務學問不勤耕桑工商之家不習本業不慎行止年齒漸長凶悖日增此等之人又豈知愛親敬兄事長上睦親友之道哉今後凡四民之子弟自幼更令入學誦書教以事親事

長之禮又常丁寧訓導使之謹慎篤實恭敬遜讓習熟見聞漸能成立稍長資性明敏者可使習儒其餘諸人農工商賈各守其業亦不失為鄉里善人矣又有父母慈愛不均好惡偏黨數子之中私其一二衣食貲財妄分彼此以致昆弟不睦娣姒不和則骨肉猜怨而家道乖離矣為人父母切宜戒之

十五曰友昆弟

兄弟者同胞共乳分形連氣至親至厚也古人以手足

為喻葢謂四肢雖異本係一體以此觀之其友愛當何如也今人豈不知兄弟之愛多因寵其妻子偏聽私言計較短長爭競多寡以至父母在堂分財異居互相告訐患若賊讎滅天親敗人紀此等之人豈知有仁義之心哉若能思同胞共乳分形連氣之理脫然覺悟則兄愛其弟弟敬其兄臨財相讓遇事相謀通有無共憂樂愛敬既篤家室自和如此不惟人喜悅天道亦當祐助也

十六曰和夫婦

君子之道始於閨門衽席終於天下國家蓋情愛之私易於陷溺故夫婦之間恩禮並用為夫者當正身以率之勤儉以道之勿聽其私言勿徇其偏見婦人又當和柔婉順敬其所天紡績織紝謹守婦職如此則夫婦和而家道正矣今之人溺於情愛者惟婦言是用至與父兄背戾其忘棄恩義之人則又富貴别娶凍餒糟糠婦人亦有欺昧夫主喪其所守所以夫婦不和子婦失教

一家之內互相憎疾爲人如是又安知有禮義廉恥之事哉禮義亡人道滅矣凡爲夫婦者切宜深戒也

十七曰别男女

古之人男女不親授受内外異居飲食異處出門男子由右女子由左所以防閑分别者至嚴至密也近年禮教不修風俗薄惡男女無别僧尼混淆其士夫知禮之人家法嚴明閨門整肅者固多有之然閭閻閭閻之間良家婦女頗有追遊結托出入權門者既失防閑中豈無

獎亦有貧窮之人素無教養甘處汚賤者廉恥道喪事難盡言更有好訟之婦不離官府甘受捶撻絶無羞愧蓋皆家長夫主處身不正訓導不嚴之過此等之人親戚惡之鄉里賤之刑法坐之其異於禽獸者幾希矣若能知恥改過依理治生夫夫婦婦有禮有别則親戚鄉黨自然尊敬為善甚易諸人何憚而不行也

十八曰正家室

閨門之内恩常掩義家道不睦生自婦人蓋因娣姒入

門異姓來聚恩義疎薄猜妬日深競短爭長互相譖愬男子剛正者少皆為所移兄弟之間友愛漸弛以至分財析户致誤連年反易天常悖逆倫理跡其厲階盡由婦人然男子果能剛正不私以慈畜之以莊涖之自其初來教之奉養舅姑尊敬冢婦輯睦親戚協和諸婦儻有譖言嚴加呵責如此則父子昆弟親愛日隆一門之內雍熙和悅子孫必當昌盛神明亦降福澤諸人幸宜深思而力行也

十九曰尊官長

民生有欲羣聚必争朝廷内置公卿外建守令所以撫養疲癃𨎃治强暴辨其枉直定其是非然後士農工商各安其業故官之與民其尊卑之敘上下之分乃天造地設而不可易也為其民者當尊敬畏服聽其號令遵其約束雖其人貪冐無知在吾所以奉之者亦不敢不盡也人能如此不惟茍免刑罰盖官府乃朝廷署置我能敬之是重朝廷而畏天命也百姓敬官府官府遵上

司四方遵朝廷則上下辨民志定而天下治矣至於社長亦上司設立使之勸課農桑諭解詞訟奬率勤謹訓戒游惰社衆亦當尊敬其人聽其教誨也

二十曰親師儒

人之為學必資師授故獨學無友則孤陋寡聞師資既備義理易窮其修已治人之方事親從兄之道亦皆可以漸致此後生晚學必當隆師取友也雖年長失學果能親近讀書有守之人聽其言義觀其行事漸摩既久

為益必多

二十一曰睦宗族

人家宗族雖有不同遡其源流皆吾祖宗之後是祖先一身分為吾羣從諸父昆弟也苟能以此思之則近者固宜親愛遠者亦當輯睦吉凶慶弔隨宜往還伏臘歲時稱情歡會相愛之意深相親之情厚恤其患難助其貧乏子孫化之鄉里效之不惟宗族和睦風俗漸當淳美若不親其宗族而趨附他人者人亦賤惡而不之信

蓋於所厚者薄無所不薄矣

二十二曰敬耆艾

論語曰鄉人飲酒杖者出斯出矣此言孔子事長之禮未出不敢先既出不敢後蓋極其尊敬恭順也夫鄉里耆艾之人或與父祖輩行或與兄長比肩自吾髫齡以至成人其撫視存問情意甚厚吾能尊崇愛敬是尊敬吾父祖兄長也且敬人之父者人亦敬其父敬人之兄者人亦敬其兄不惟盡吾事長之禮吾之父兄人亦中

心尊敬之矣九十八十之老朝廷頒賜絹帛仍許一子免役顧吾何人而敢不敬耶

二十三曰正婚姻

人倫之道始於夫婦夫婦之本正自婚姻婚姻之事又當謹其始而親信以終之也凡娶婦嫁女必先察其壻婦性行及其家法何如然後明立婚約稱其貧富辦納聘財及物雖有多寡不同必須精粹堅好却不得以濫惡充數其要約日期各宜遵守又當隨其豐儉聊備酒

食以會親戚故舊此所以合姻婭之歡厚男女之别以和夫婦以正人倫也近年婚姻之家貪慕富貴權勢不為男女遠圖或結婚之後隨即乖爭計較聘財多寡責望資裝厚薄興訟連年紊亂官府以致男大不婚女長不聘婦姑不和翁壻相怨傷風害義莫此為甚又聞府中人家亦有苟貪財賄甘與異類為婚者此乃風俗薄惡家法汚穢之極可羞可賤而他處所無有也然皆父母兄長之過聞吾言而思之豈無愧恥之心哉嗚呼良

家女子安忍配偶異類之身乎今後凡議婚姻欽依元定聘財選擇氣類相同良善之家又遵用吾說謹其始而以親愛信實終之則人倫漸明風俗漸厚矣

二十四曰致勤謹

古語云勤能勝貧謹能勝禍蓋言勤力可以不貧謹身可以免禍務耕桑修蠶織葺園圃栽樹株利溝渠理堤堰通貨財皆勤力之事也孝於父母順於兄長言行慎密出入安詳非善勿友非義勿取不學賭博不作盜賊

不好爭訟不競貪淫皆謹身之道也人能如此不惟勝貧免禍鄉黨識者必皆愛重稱為善人君子矣

二十五曰擇交游

古人云與善人居如入芝蘭之室久而與之俱化與不善人居如入鮑魚之肆久而不聞其臭矣蓋人生斯世必與同類交游苟不慎擇為患非細所宜親近善良避遠凶惡善良接近則日聞善言日見善事久久習慣則我亦進於善人矣凶惡不遠則興引詞訟觸冒刑法小

則危其身大則及其家是亦陷於凶人矣二者之間得失甚著惟在審於其初而慎其決擇耳

二十六曰賑饑餒

近年水旱為災民多流亡凍餒朝廷散錢給米所活甚多又常著令如所在人户能施米賑飢減價准糴者量其多寡賞以官爵當時江南山東之人已有能奉行者隨即受命作官人矣若不幸遭遇饑饉富實多田之家或廩有餘粟果能賑施平糶不惟仰承德意榮取官爵

而冥冥之中又積隂慶古人所謂百年之計種之以德也

二十七曰恤鰥寡附助死喪

鰥寡孤獨天民之窮者也尚頼官給衣糧僅能保養以終天年其餘惸獨之人不在收繫贍養之數者亦間有之然城郭之内鄉村之中豈無踈遠宗族中表親戚若衣食僅能自足者固所不論其稍有赢餘之人亦安忍坐視其操瓢挈囊哀號叩哭乞丐於市而不救恤之哉

况上司明文鰥寡孤獨親戚不行收養者有罪今後仰所在人户家業稍完者若中外親戚有孤窮乞丐之人即當收恤隨時量給糧食使之粗充口腹其人如年未衰老耳目或存手足不廢仍為分付農家令其傭作以自贍給女子可嫁者聊備衣服即與嫁之蓋所以廣孝友之道布恵澤之施又可以免官府懲治之責也若同里之人死亡家貧不能營葬者亦仰衆家隨其多寡資助錢物置買棺槨衣服衆力共為埋瘞庶免骸骨暴露

亦仁者用心之一端也

二十八日息鬬訟

古之人行者讓路耕者讓畔下不犯上卑不言尊所以厚風俗而正綱紀也近年民間爭鬬日興造訐成俗稍相違忤便至紛爭或侵數壠之田或競一尺之地親戚故舊化為仇讎甚則醜詆骨肉陰私訐舉官府過錯誣陷昏賴無所不為此皆守土之官失於訓導撫治之過而人之如此亦流為狡猾凶頑好訟之徒矣今後各縣

正官及社長人等勸諭所在人民興行禮讓敘別尊卑若鄉里之人有愚戇無知誤相觸犯酒後迷酗偶相詆毀者皆宜容忍以全親故之情田畝宅舍明有界畔各當固守勿相侵奪至於告骨肉則害吾之恩告官府則傷吾之義俱宜悛改勿陷凶猾父兄能行之於上子孫皆效之於下如此則化為忠厚之人而成禮義之俗矣

二十九曰禁賭博

人之營治生理各有常業能安其分衣食自充近年所

在貧民為貲本不多利息微細凡交易諸物不肯依理貨賣輙行用錢賭博妄意一勝以圖獲利之多而買物之人亦思僥倖共爭勝負似此愚民豈有家業增充但見貧窘日甚而又觸冒禁條重負刑責又有游蕩無賴之徒專以賫持錢物共為賭博勝者則視為易得之財非理費用負者則思為報復之計再破家貲一勝一負各致窮空别無所圖皆化為賊盜矣今後仰隨處社長及人家父兄各宜以此勸諭社衆訓教子弟依理勤謹

治生勿得照前妄作若不悛改更仰申報官司依法懲治

三十曰弭盜賊

人於萬物最靈最貴然均是人也亦有國法所必誅鄉里所不齒父不以為子妻不以為夫者何哉盜賊是也原其初心亦安肯遽至於此或好行賭博貲財空竭或貪迷酒色家產破蕩或習為手搏或學弄槍刀漸啓凶心以至為盜一䍐其臂無復自新今後仰所在人民其

子弟七八歲時便令入學讀書年齒稍長教之各遵本業或有好飲博習凶藝者即宜禁止訓戒勿使漸成姦惡累及父兄妻子仍仰隨處社長如社内有游惰之人似前為非亦行依理訓誨若不悛改申報所在官司隨即懲戒庶幾早能知恥自新是弭盜之一端也

三十一曰明要約

作事謀始古人所貴後世文約契券蓋亦謹始之道所以防其爭且欺也近年風俗偷薄巧偽日增凡田宅婚

姻債負良賤偶因要約不明多致爭訟昏賴紊亂官府動涉歲年干礙平人妨誤生計亦有詐立契約公肆欺謾者然理曲之人終亦敗露身負罪責名陷凶徒竟亦何得也今後民間婚姻田宅等事及兩相貿易合立文約者皆須分明開寫年月價值期限證佐以備他日檢勘防閑既寡爭告漸稀欺偽之徒自有刑憲是亦善風俗止詞訟之一事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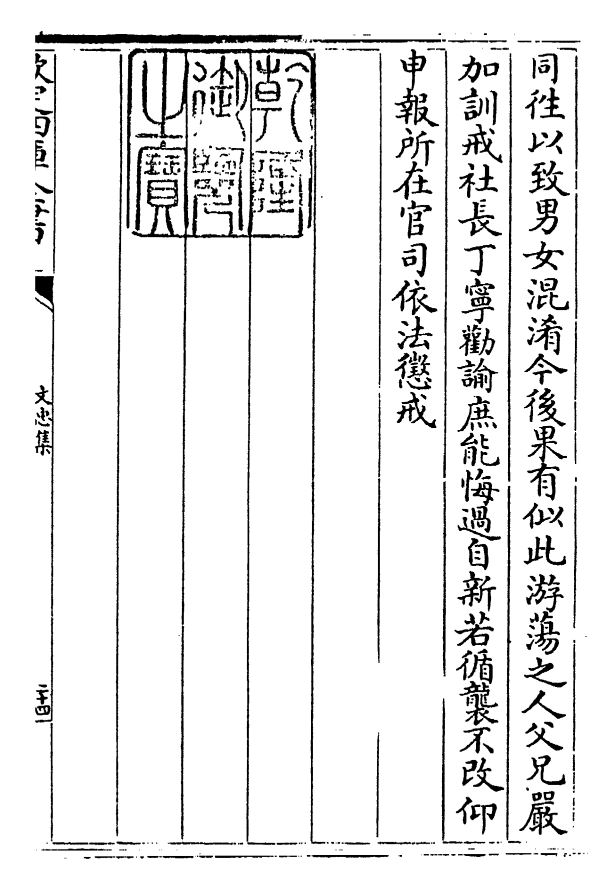
三十二曰罷祈享

古人云神不歆非類民不祀非族蓋士庶人所當祭者惟已之祖考及五祀之一故聚衆祈享朝廷屢有禁條所以正人心而消姦宄也近年俗薄教廢所在人民類多不知祗奉祖考往往鳩錢集衆僭越祠祭及冐犯非族殊失禁約之旨且幽明人鬼之間褻瀆為甚神既不歆有罪無福今後士大夫家欲盡奉先之孝者以時致祭典禮具存庶人亦當歲時祭其祖考以盡追遠之誠其閭里鄉村之人不得聚集人衆祈享祠廟凡金書㫺

懴俗號曰賽社者仰社長省諭即時拆毀罷散若訓誨不從尚蹈前非是為頑悖官有嚴刑

三十三曰戒游惰

士農工商各有常業謹身勤力衣食自充前已屢言之矣頗聞人家子弟多有不遵先業游蕩好閒或蹴踘擊毬或射彈黏雀或頻游歌酒之肆或常登優戲之樓放恣日深家產盡廢貧窮窘迫何惡不為鄉村之民亦有不務耕鋤不勤蠶織呼召黨類趂集飲酒者甚至與妻



同往以致男女混淆今後果有似此游蕩之人父兄嚴加訓戒社長丁寧勸諭庶能悔過自新若循襲不改仰申報所在官司依法懲戒

文忠集卷六